

鳳凰奇遇

牛合群

我信任鳳凰，儘管我沒有見過鳳凰。

就像我信任先人，而沒有見過一樣。

我只是在畫上見過，在詩中見過，在夢中見過。

鳳凰是楚人的圖騰。是人間的天使。

每五百年，她肩負著人間所有的痛苦與恩怨情仇，投身熊熊烈火之中自焚，以生命和美麗終結，換取新的幸福。

是疼？是痛？還是輪回？

五百年太長，難怪我見不到鳳凰；

五百年太短，難怪人間的苦難焚不盡。

一隻鳳凰，經受了巨大的痛苦，與火為伴，以苦醒世。

據說，楚王熊繹見過鳳凰，楚人隨鳳凰多次遷徙，從丹浙流域遷入荆山山脈，他們筭路藍縷，以啓山林，在擴張版圖的同時，創造了燦爛瑰麗的楚文化。

大夫屈原見過鳳凰，他隨鳳凰而去，化成了一個讓世界心儀的節日。

浴火，是一個動詞。在我們心中，滋長成枝繁葉茂的五穀和菩提。

涅槃，是一部經書。在“諸惡莫作，諸善奉行”

中悟道，修煉，重生。

一個輪回，就是一個臺階，一道法門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火鳳凰帶來的梵淨，將是我生命的佛。

孤獨，虛無，滄桑……是不是中年危機？

一旦進入這個生理期，心，開始變得柔軟。過去看得很重很重的事情，此時覺得輕飄飄地遠。功名利祿，無足輕重。而過去被疏忽的東西，此時就站在門外：家人間的交流，陪伴，朋友問候，路上遇到一個陌生人讓座或微笑……

每天，與我最親近的，是一杯茶，一本書，一台電腦，還有窗外的香樟樹，樹上的鳥鳴，清風白雲，風雨和日月，那顆賊頭賊腦的星星，是不是就是童年的那顆？

這些有些瑣碎的事物，開始串聯起某種味道。這種味道，含笑迎風，暗香浮動，沾水過花；這種味道，有著可以觸摸的質感，有著劍指天下的霸氣。

這種味道，五百年才能嗅出。這種味道，就是鳳凰的味道。

可能昨夜，鳳凰就棲息在窗外的香樟樹上。

《蜘蛛》

一個寺廟，生活著一群蜘蛛。

據說，王莽攆劉秀的時候，劉秀已無處可藏，只好翻窗，溜進了臨街的報恩寺。

這座寺廟最早也不叫報恩寺，正是生活著一群蜘蛛，才被改稱。

說來也怪，許多蜘蛛又快速地在窗戶上結了一層網。

王莽兵追殺而來，遮天蔽月，但見厚厚的蜘蛛網，就早早斷定：這裡很久沒進人了。

爲此，劉秀躲過一劫。劉秀還有很多劫數都是這樣躲過的。

如今的報恩寺，門前的蜘蛛網還是很厚很厚，裡面是不是還躲藏著一個人，抑或一群人？

厚厚的歷史，可以錯過東漢，但不能錯過劉秀。

擁有了故事的驚喜，便擁有了心靈的期許；即便斑駁了歲月，也不損一群蜘蛛的膽大與心細。報恩寺還沒有睡醒，但一群蜘蛛早就開始了忙碌。蜘蛛是個預言家，它能告訴你歷史的秘密。

樸素

1

時光樸素，落在小城的臉上，有些慈的光。

以禪的方式，走街串巷，將自然溫婉的生活質感，搬給小城人；將《莊子·天道篇》“樸素，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”的桂冠，贈與小城的市長。

一城的清奇簡雅，悠然之間，物我兩忘。

那條穿越小城的樸素河流，是一首舒緩的神

曲，流淌著心靈深處的往事。

河邊那棵樸素的樹，一站就是一輩子。

樹下那盤平淡的棋，一下就是一整天。

看那雲的天空風的樹林花的枝椏鳥的屋簷，

用三世修煉，和春夏秋冬握手言歡。

隨便走進一家人家，就能看到，一件老舊的傢俱，日日夜夜撫觸與把玩，木料漿染上主人的氣息和品性，泛出金屬的光澤，就像一盞悟道的明燈。

河邊，一段陽光“流水”：但見水袖清婉，眼波流轉，亮出千古帝鄉小城棗陽的范兒。

修身，齊家，禮運大同。用流轉的河流，流轉的霞光，流轉的土地，流轉一顆愛你亦愛小城的心。

2

小城說，她愛春風，總在春風裡走走。

喝一碗家鄉紅薯面玉米糝，還加幾口醃制的韭菜花，元氣就回到了身上。

小城開始用一縷春風，蘸二兩春雨，點三瓣桃花，邀四五信眾，把自己寫成麥苗返青，寫成返璞歸真的童謠，寫成少女和河流一樣開始曲線豐滿。

輕煙與民俗的深處，小城在風景太擠的老街寫生，還哼幾句逾越千年的老掉牙的民歌兒。那片耳朵透明的落葉，是生了鏽的時光。

繪畫簡單哼歌簡單，慢下來的日子一寸一寸無比精緻。

日子簡單快樂簡單出門簡單買菜燒飯喚孩子簡單，心埋絲綢七匹到鄉下看一眼雙親簡單，吃酒三杯聽一段鄉村小夜曲擺龍門陣簡單。從一個純淨的早上開始不用寫信就可以報一聲平安，不用藏掖就知道院內所有幸福和秘密，一點細微的趣聞就讓大笑溢滿這凡間最普通不過的黑白胡同；被吵醒的灰喜鵲，一不小心就唱到了最心儀的民間；舀一瓢信馬由韁的沙河水，讓戀愛和青春的水稻一樣享受碧綠碧綠的月光大餐，讓冬蟄到黃綠到成熟一氣呵成。

簡單，是我的國。在很久很久的城池裡，住著我規規矩矩的雙親我擺地攤喜跳舞愛養生的臭美妻，還住著我膜拜的，詩神。

3

據說，道教與化學密不可分。

小城的化學反應，讓人人有了古韻仙氣；一杯素茶，一口淡酒，一河清流，忙中偷閒，苦中作樂，慢慢品，在剎那間體會永久，體會美，體會樸素。

安之若素。唯道是從。

美不是一種訓練，而是一種個人體驗，是小城人的悅意享受，是一種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欣賞。在一日三餐中相親，在層層疊疊的如夢令裡相愛，在一首原始的會發光的詩裡慢慢相知，在玫瑰盛開稻花飄香雪花絕塵的溫柔裡，你我甘心生死相依。時間以外，無數的泥土，堆成了芬芳陽光。

一口鄉音，吹向墓園，在紅塵以外喚回落日，把道光帶向

更遠。在家園的雨水裡相濡以沫，貧賤不移，感恩愛人，感謝生活。

據說，偉大都是熬出來的。卑微地存在就是一種自信，就是一扇道門。

在紅塵裡行走，與紅塵保持萬丈距離。我時不時就會撿起一塊沙河石頭，敲打自己的骨頭。用符籙驅趕鬼神。心懷敬畏，手持戒尺，“入清涼境，生歡喜心”。

4

塵埃落定，半城星空，宛如天籟。

在小城，一場雪來了，又去了；在小城，一朵花開了，又謝了。留下的，有的是果實有的是芬芳，有的是走了一百年還記憶綿長的水長路長情長……

道家重生貴生，以成仙得道為最高目的，小城人個個靈修，利而不害，又有哪個不是神仙？

《守望歲月的小巷》

油坊巷，韋家巷，烏金巷，新雅巷，順城巷，益壽巷，李灣巷，書院街巷，小南街巷……

我生活的小城棗陽有很多巷子。

長長的巷子，帶著細碎的光陰，簌簌地落下，落在棗陽人的夢裡。

棗陽的巷子，是這個小城最基本的儲存格，窄窄的，緊湊的，

居住著最古老的也是最親近的鄰里，繁衍著最溫馨也是最知根的故事，它與中國的胡同、小街是同宗同源的小兄弟，混合了幾千年的、南來北往的文明，成為推動棗陽車輪轉動的不竭動力。

一瓢水，就能潑過巷子，就能潑出一段綿長寫意，就能潑出比讚美還甜蜜的一地對罵：“潑你個頭呀？”“潑你的頭，不長蟲子，不抹油。”

罵不醒的，是巷子口那位老人，張著沒有牙齒的嘴，已睡過了千年，一些風跑出來，一些風又住進去，每一扇窗戶都有風唧唧喳喳進出，從青石板下拔高一片又一片青苔。

巷子的吆喝，像穿巷而過的沙河水一樣，充溢著朗潤的氣息，淌在心間，繞成指環，而大片的桂花、梔子花、月季花、雞冠花、紫薇花，會在傍晚上岸，搖曳在小巷的每個角落。一朵月季，以一陣偶爾路過的清風為藉口，趁人不注意會偷偷地，親上你一口。

巷子裡的茶社，是這個小城最神奇的葉子，儒雅似書生，靜靜地開放，默默地吐芳。“新書遠寄桃花扇，舊院常關燕子樓。”一條巷子，就是一杯茶，有白天，有黑夜，有苦，也有香。洗茶，就像洗洗自己；泡茶，先要泡掉疲憊與怨氣；喝茶，喝的是一份從容與淡定。而後用和解的態度，過熱氣騰騰的生活。一杯茶，一河水，過濾掉了小城人幾多時光，給小城平添了恰似幽草一樣的幸福底蘊。

那垂向寒風中的柳絲兒，把巷子裡和巷子外的湖光山色剪貼，一襲飄逸的青衫，從畫裡唱出。愛哼上兩句的老鄰居，會在巷子的盡頭，擺個 position，對著河水抒發自己的家國情懷，一唱三歎，深深地刻聽戲人的心裡。那棵早起的沙河柳，在時

間悠長的河道裡，婆娑，剛剛送走西行的詩人，一身冷霜氤氳，傾蓋如故，啓明星熠熠生輝，還有鳥兒一家，在黎明的褶皺裡縱深。一支兒歌，著了翠裝，從柳笛閃出，猶如太陽，掛在巷子的額頭；真是一首回眸的詩，讓人走向歲月深處，卻又不斷地回頭望望過去的字裡行間。

樹蔭下，一群戴柳帽的年輕女子，一邊洗衣，一邊出售各自的小秘密，搓呀，把一個下午的美好時光揉進了水裡，濕漉漉的心情，像波瀾不驚的河水，讓衣服一攪，漣漪沿著埠頭一圈圈地，向外擴展，蔓延，似晚霞紅透了天邊，縈繞在心中的是一團佛光，飄蕩在岸邊的是一朵雲錦，留給河流的是一生的執著溫馨。

巷子就是一條流動的河，沙河就是一條寧靜的巷子，老柳就是守護它們的看門人，難怪小城人都愛老柳士大夫一樣的颯然風韻。

如今，最古老的韋家巷，住進了最時尚的風，嘖嘖喳喳全是少男少女的璀璨風語，一邊啃吃燒烤一邊猜喝冰啤，挽著愛情的胳膊把青石路踩在腳下，咯吱咯吱，踩出夜的嫵媚，吸引黎明早早起床，開門營業，許多上年紀的人，也來湊熱鬧，邊走邊瞧，就瞧見了年輕的自己，嗅著臭歪歪的豆腐，膾炙人口的羊肉串，一個饞，開始遐想。

我猜想，當年放牛娃劉秀一定無數次走過這一條又一條連接的巷子，身似清風，仍愛這人間的夜燈點點，愛意綿綿，書院街巷裡的報恩寺，迄今還留有他的故事佳話。我不知道，後來劉秀當了皇帝，張衡寫下“龍飛白水，松子神陂”的時候，是不是就在不遠處的某個巷子酒館裡得到的啓發？聰明的人都

是親切自然的，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韓愈等歷代文人墨客都遊歷於此，那些自然流露的讚美詩篇，是不是也出自同一條巷口？

一個巷子，就是一本記錄一座城市歷史的書稿，人們的活動內容，愛情詩篇，一切歡快的跳躍都在書稿中靈光閃現，成爲空氣中擁擠的文化符號，成爲這個巷子飛翔的翅膀。

老柳袖手旁觀，不問晝夜，還保持著古代姿勢；一片一片青苔，不可遏止地愛上被風雨打磨光滑的臺階和散發桂花香的流水，只要我俯下身來，就能聽見一片青苔的聲音。

棗陽巷子，就是我們對幸福歲月的最後守望。巷子裡度過了一生，我們到死還以爲在天堂。

牛合群：中國作協會員，湖北省棗陽市作家協會主席。先後在《人民日報》《中國青年報》《作家文摘》《星星》《中國詩歌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選刊》《散文詩》《中國散文詩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千島日報》（印尼）等報刊發表作品 400 多萬字，入選《當代漢詩》《中國散文詩》《湖北文學》等不同年度選本。獲光明日報“我的文化年”徵文三等獎、鞏義杯國際文學大賽銅獎、《星星詩刊》主辦“錦繡鄰水杯”全國散文詩大賽三等獎、孟浩然文學獎、湖北省 2016 年度文藝創新工作先進個人等獎項。出版散文詩集《半山》《一朵頂天》《千秋成珀》《十萬響頭》被國家圖書館收藏。